



林则徐水利思想研究

林 强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林则徐水利思想研究

林 强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则徐水利思想研究/林强主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550-0554-4

I. ①林… II. ①林… III. ①林则徐(1785~1850) —水利规划—研究 IV. ①K827=52②TV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5741 号

林则徐水利思想研究

林 强 主编

责任编辑 何 欣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建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邮编 350011

厂 址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30.25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554-4

定 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来新夏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久已定论的民族英雄，他以反侵略的鸦片政争的勋业彪炳史册，几乎妇孺皆知。而他在地方施政，为民造福上的事迹亦多口碑相传，啧啧人口。官私文献亦多有遗留。历来对此颇多研究者，20世纪50年代以来，研究者日众，有关著述层出不穷，至于盈架，致使林学研究崛起于学术研究领域，凡林则徐所历十四省所经管之政务，如治河、救灾、兴农、屯垦等宏大举措无不涉及。其所贡献最大者，莫过于治水。而研究者多为文史人士，缺少治水专业知识，又乏实践经验，以致长期难有显著成就。迁延至今，亟待加强专业研究。今春，林则徐基金会及有关水利单位同心合力，在林则徐故乡福州召开“林则徐水利思想研讨会”，专题研讨林则徐治水思想与方略。多士多文，荟萃一堂，为前此有关林学研讨所少有，为推动林学研究之莫大助力。

林则徐治水思想是全方位的，他从查禁河工弊端起步，连及整饬吏治、疏通河道、调节漕运、亲历河患，以至垦荒开渠、查核田亩，几乎言及其所有施政，亦几乎涵盖其所有施政领域。当其入仕不久，尚流动于中层地位时，即以江南道监察御史身份，触动权要，揭发和处理了河南仪封南岸河工弊端。河工素为弊端所在，历任河督也多因循敷衍，惟求肥己。林则徐则认为这是关系到河道、民生的重大问题，“必须明校工程，始能厘工剔弊，化险为平”。他决心“破除情面”，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

林则徐从历年各地施政事件中，逐渐认识水利和人力、土地与农业

间的关系，提出了“地利必资人力，而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份疏通，即田畴多一份之利赖”。这既是林则徐从实际考察中所体验到的收获，也是他对治水问题认识的出发点和基本点，一切有关水利问题皆以此为指针。即使他身处被革职的逆境中，仍不忘治水。当他被遣戍新疆途经河南水灾，仍然接受主持人王鼎邀请，被留治河，一方面固然希冀工竣赎罪，另一方面他认真投入一线，全力参与，亲历河干，抚慰灾民，激励同僚，但竣工后，仍遭发配的不公待遇，但他毫不犹豫地踏上戍途。

林则徐在戍所的几年，所专注者仍为开垦事宜。他在清廷同意下，自备路费，亲历库车、阿克苏、乌什、和田、喀什噶尔、叶尔羌、伊拉里克和塔尔纳沁等地，兴修水利，开荒屯田等等。经过林则徐一年多的经营，成效大著。林则徐周历“天山南北二万里，东西十八城，浚水源，辟沟渠，教民农作”，计辟各路屯田三万七千余顷，出现了“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的景象。至于其有关治水著作《畿辅水利议》，虽其成书时间，学界尚未一致，但作为林则徐有关兴修水利以利民生的思想则大致被概括。该书内容于《畿辅水利议·总序》中已有详论。道光十八年，林则徐于接受禁烟使命时尚将其上奏道光，可见其重视是书之价值。

类此种种，此次研讨会均有较深入之研究，为林学研究拓展和增补文献积存，有所贡献。主事者有鉴及此，乃集诸文，成一汇编。旧识茅林立君来函，索为一序。我年逾九十，近年精力日衰，友好所命，多为婉拒。而茅君与我在编《林则徐全集》十多年共事，相处甚得，情意难却。乃浏览其稿，见其作者除四五人为旧识外，绝大部分为未识，亦多为后起之秀，深感林学研究后继之有人。后来者居上，诸君子当仁不让，为林学研究之主力，当无疑意。再观其文，多为前此较少阅及，极利开展林学之研究。见此得不兴奋，乃命笔略缀数言，以当老马之一嘶，为研讨会之成功贺，为林学研究之兴旺贺。是为之序。

2013 年中秋



目 录

林则徐治水总叙	狄宪德 (1)
林则徐的水利功绩、成就探究及其现实意义	顾俊彦 (12)
浅述林则徐治水思想的传承与发扬	兰伟龙 (39)
从林则徐诗文看其水利功绩和思想	游小倩 林 峰 (45)
试论林则徐的水利思想与治水实践	朱汉明 尹海燕 (54)
林则徐与古代水利政绩模式的转型	陈名实 (62)
陶澍和林则徐的水利思想与实践的关系及影响	唐岱蒙 唐嘉历 (68)
林则徐整顿堤工总局及其现实意义	顾俊彦 (76)
林则徐河工经费考略	陈支平 (80)
林则徐江苏治水述要	茅林立 (93)
林则徐总办江浙水利考述	刘文远 (109)
浅谈林则徐江苏治水	吴晓玲 (125)
林则徐治理刘河、白茆河述论	张 晖 范金民 (131)
林则徐治水潜江行	贺 亮 (142)
试论林则徐在山东治河的政绩	萧忠生 (145)
林则徐与豫、鲁黄运地区的水利工程 ——兼论水利工程中王朝、官府与民众角色	佳宏伟 (150)
为官楷模 治水名臣 ——林则徐在河南的治水功绩及其影响	朱海风 王瑞平 (164)



林则徐在河南治水	赵 丹 (172)
林则徐戍边期间的治水业绩	王英华 吕 娟 周魁一 (181)
林则徐在新疆兴水勘荒	张汝翼 (194)
清代新疆伊犁皇渠及其价值分析 ——兼及林则徐对皇渠工程完善的贡献	邓 俊 谭徐明 刘建刚 (206)
林则徐与新疆农田水利开发	高 峻 (221)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新疆坎儿井的演变研究	王 力 万金红 李云鹏 (227)
林则徐与福州西湖	萧忠生 萧 钦 (236)
林则徐疏浚福州西湖始末	官桂铨 (242)
浅论林则徐重浚西湖的方略及水利思想	雷玲凤 (248)
从“桂斋”所收碑文看林则徐的治水理念与防灾减灾思想	徐心希 (260)
林则徐的治水与爱民	杨小红 (278)
林则徐水利建设中的民本思想	黄益群 (283)
注重农田水利是林则徐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朱云斌 (291)
林则徐在治水实践中的用人观	黄艺娜 (298)
林则徐水利景观审美倾向散论	兰宗荣 (308)
从林则徐奏折看清代地方督抚与漕运的关系	祝 松 (317)
关于林则徐《畿辅水利议》的几点思考	林 玫 (335)
林则徐与《畿辅水利议》散论	周文博 (347)
《林则徐三字经》中的水利解读	顾俊彦 (360)
林则徐治水活动大事年表	赵 丹 (364)

附录一

畿辅水利议	林则徐 (393)
-------------	-----------



附录二

林则徐的治河方略	狄宪德 (426)
林则徐在太湖流域治水议	狄宪德 (442)
林则徐在湖北防洪之建树	狄宪德 (455)
析《畿辅水利议》 谈林则徐治水	狄宪德 (462)
后记	(472)



林则徐治水总叙

狄宠德

治水，这是中华民族一大伟业。汉文治水文献之丰富、悠久、不间断性是举世公认的。由于治水与天文、气象等同样需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的不间断努力才能收到成效，因而中华治水经已经并正在发挥巨大作用。治水含兴利与除害。“水利”是汉语的特有名词。据说在非汉语中尚无准确的译法。中华民族造就出许多治水的伟大人物。从《史记》到《清史稿》，列入正史的治水人物足够编一部有分量的辞典，这当中还不包括正史以外那浩如烟海的著作。除了专门从事治水的官吏，从皇帝到大臣大都特别重视治水，清代更为突出。这体现了工业化之前“以农立国”的国策。本文试图勾画出林则徐治水的概貌。

林则徐一生政绩卓著，在诸多政绩中，治水又占有重要地位。他宦迹所到之处，都留下造福子孙的治水业绩。他治水范围包括海河、黄河、运河、淮河、长江（特别是荆江段和长江的支流汉水）、太湖流域水系、伊犁河、塔里木河等水系，以及号称“中国海上长城”的从浙江至上海的海塘。

林则徐治水理论之精到，治水时间之长，所花精力之多，调查之细、之刻苦，涉猎文献之广博，治水实践之丰富，指挥关键工程之出色等都很突出。

林则徐治水的成就在江苏的表现是全面；在湖广的表现是熟练、果断；他对治理黄河的设想最宏伟；他的治水理论在畿辅地区阐述得最完整、系统；在新疆留下的影响最深远。林则徐在湖北与江苏的治水实践立竿见影，以“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



一处漫口，实为数十年来未有之事”的卓越成效赢得“娄水涵清”与“颂治白茆”的赞誉。林公曾任东河河道总督，时间虽不长，但业绩显著。他亲临工地督导漕运，指导挑工疏浚河道，足迹遍布河淮两岸；他顽强地坚持对黄河和畿辅地区水利的论述，直到生命的终结；在他逝世之后的第5年，黄河改道北流，证实了他的科学预见性；而新中国成立后在海河与滦河流域滨海地区种植水稻则证实了他所著《畿辅水利议》的科学价值。

林则徐的宦海生涯以在江苏的时间最长，他在江苏治水的时间、范围、工种在他一生的治水业绩中均首屈一指。从道光四年起至十六年止，林则徐在江苏治理过的河道见于他奏折的便多达六十几处。从林则徐留下的宝贵资料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在江苏以太湖为中心，重点抓好3个关键——以太湖的蓄泄防止旱涝；由运河的通畅以利南粮北运；以海塘的维修保障今沪杭京这个富庶的经济区。林则徐对太湖流域的治理方略是“着眼于水利全局”，“上承下注”，“蓄泄咸资”，分散泄洪。这个方略，通过对考古发现的现代自然科学研究，证实东太湖-澄湖-淀山湖水网地区是一个沉降中心，因此太湖地区蓄易泄难。这说明林则徐对太湖流域的认识与治理是抓住了关键的。

保证运河的通畅，关系到清朝统治中心的供给，对此，林则徐也下了工夫。他把治理江苏段运河的重点放在丹徒与丹阳之间的徒阳运河和重新浚治练湖上，其目的是救燃眉之急。与此同时，他还酝酿一个宏伟的、彻底解决问题的规划。

“则徐窃不自量，谓欲救江、淮之困，必须改黄河于山东入海，而以今之黄河于淮涸出洪泽湖以为帝籍。江、浙之米，可以稍轻，而运费遂有所从出。于张秋划南北岸，分造南北运船，隔岸转艘，漕既无悞，河亦可治，江、淮之间，民困可苏矣。尝谓古之善治者（如神禹，禹之治河，固非后人所可思议），若汉之王景，非不可学者。何以王景治河，由千入海之后，史册中不闻河患者千六百年？大抵南行非河之性，故屡治而屡为患耳。则徐久欲将此意上陈，而非常之论，正不独



为黎民所惧；近日都中物议，以则徐为以议论炫长者；且此议必为风水之说所阻，明知不行，不敢饶舌。缘来教询以河事及江、淮之民困何由苏，故不禁纵笔及之。伏望启所未知，匡所不逮，曷胜感禱！”

1833年，林则徐47岁，因此，信中表露出的想法，表明他公布已成熟的治水的宏观规划，并坚持终生。直至临终前不久（即1850年正月），他在致姚椿的信中又再次较完整地表露这一思想。信有关内容如下：

“比者三江两湖，异灾叠出，早知拯饿援溺之策，无时不廛仁人念中，兹读致钟泉、邹鸣鹤及仲昀书，复坚之以《川米行》之巨篇，询救时恤民一长策也。仲昀弟与共事，明练果敏。且侧闻去冬以漕事之绌，有中旨密询各疆吏挹注转移，蜀中连稔多年，自无可委。犹忆道光三年，弟在吴门招徕川、湖米客，亦赖有枫桥、王露庵、浒关、望亭诸行户威听指挥，叠雇捷足，赍信分赴川、湖各总口，告以米价正高，速来必获大利，迟恐价落，因是买贾舶麇集，彼此争售，价不禁而自跌。今两湖势不自给，其近川者，赖有川贩，巴东守口员弁宜勿留难；若近陕之处，亦可由兴安水道浮汉以达江淮，此每岁丹阳、新丰贩售豕脯之熟路，可循而行者也。今岁六省南漕，惟江西最多，合碾运捐输至八十六万石，非钟泉观察之荇心果力，万不能尔。其回空各艘，渡河如许之艰，而孟陬月底，悉已扫次从容受兑，询由一诚所感。省垣粥厂日期，一展再展，亦钟泉捐廉倡之，活人无算，知阁下所极乐闻也。东南民困久矣，但冀天心速转，旻雨无不时，河伯无不仁，疮痍犹可渐复。

以人事论，则漕政、河防皆不能无变易。读执事甲申所著《河漕议》曰：‘行海运而一时之漕治，行屯田而日后之漕益治，视河之所趋，不使与淮相合以入于江，而一时与后世之漕且俱治。’大哉言乎！体要具矣。弟亦常主此见，故于己亥年，复奏漕议，有二条曰：补救外之补救，本原中之本原——正与先生同意，而因是不免见尤于人，谅吾兄早闻之矣。义，弟向议河事，以谓神禹是未必可学，而王仲通则无不可学。其治法——自荥阳东至千乘入海，天下无河患者六百



年。——无他，顺河之性也！今不亟使东注，而必导之南行，以激烈之性，绕迂缓之程，势必不受，此皆惑于风水，而不计为患之大耳。弟读钟泉《道举正轨》，于循特吏各传，持论皆具特识。尝语钟泉云：‘君论王景治河，不外商度地势，可谓一言破的；若以君主河事，诚有成竹在胸矣。’大作者所云‘河不与淮合以入江’何其先获我心哉！

今之洪泽湖叠受河淤，浚则不胜其浚，不浚而运道几断。若使河不夺淮，则洪湖正复泗洲、虹县之旧，以为帝籍，谷尤不可胜食，非独不患淤，且惟恐其不淤矣。

至千乘（即今之利津河），若由彼入海，须穿张秋运道，则漕艘以转般（笔者抄按：疑‘般’为‘船’字。信稿当以原件为准。例如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二年八月给姚椿、王柏心那封著名的信，便有许多错字，特别是在史学界广为流传的“剿夷八字要言”竟然也在第九字出错！）为便。如大作所引刘晏之法，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这里连用3个‘船’字，可证上面之‘般’字为‘船’之误——笔者），非前事之可师者乎。因读执事谏议，故纵笔及之，要难为寻行数墨者道也。”

两封信谈了一些清道光年间黄河治理及历史上黄河存在的问题和治理经验，特别赞扬了邹鸣鹤（钟泉）和姚椿（春木）的漕政、河防观点。为了深刻理解林则徐信中所谈的问题，对信中言及有关治水问题做些剖析。

林则徐关于改黄河北流，把洪泽湖地区变成粮食，以解救京畿及太湖流域之困的设想依据：

第一，“南行非河之性”（致陈信）而北行“无他，顺河之性也”（致姚信）。

第二，汉代王景治河便是走北道由千乘入海，“史册中不闻河患者千六百年”（致陈信），“王仲通则无不可学，其治法，自茱阳落到地千乘入海，天下无河患者六百年”（致姚信）。

这里，首先要这两封信内容矛盾之处统一起来。两封信在言及王景治河之后河无患害的时间不一。致陈寿祺的信说“不闻河患者千六百



年”；致姚椿的信说“天下无河患者六百年”。在一些治河史籍中更有八百年无患或千年无患诸说。王景治河是公元69年前后的壮举，自那时起至林则徐写信时的1833年是1760多年。这当中大的河变有3次，林则徐熟悉水利史，比较起来似乎致姚椿的信较合乎林则徐的本意。

汉代治河颇有气魄也很有成效。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曾亲率文武堵黄河溃口。汉代治河卓有成效的王景和治河理论对后人影响很大的贾让是林则徐治河最推崇的两位古人。

贾让有“治河三策”。林则徐的幕客刘存仁在其所著《记云楼集》卷五有“林听孙公子（笔者按：林则徐次子林聪彝字听孙）注述宫保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之句，讶为诗谶，怆念不已、固用之字”为韵，选成5首。其中第2首有一句称林则徐“河务三篇师贾让”，而贾让三策中的“上策”就是改河北流，前面已介绍过。

“以今之黄河于（笔者按：疑为‘與’）淮，涸出洪泽湖，以为帝籍”（致陈信）；“洪湖正可复泗州、虹县之旧，以为帝籍，谷尤不可胜食，非独不患淤，且惟恐其不淤矣”（致姚信）。

明朝是朱元璋开创的。朱家祖陵在今江苏泗洪县境内，清康熙时淹没在洪泽湖之内。虹县即泗县（泗州），明以前为淮河流域的宿州、泗州管。倘若洪泽湖则原淹没之地即复旧仍可耕种。明代治河“首虑”祖陵，次虑运道，再虑民生。谈到了清代，明祖陵已淹，即使不淹大概也不会把保明陵视为首务，而是漕运为首。常居敬：“祖陵当护疏。”[引自潘季驯著《河防一览》（卷十四）]

明、清以来，治河几乎成了上自帝王、下至大臣的重大话题之一。然而像林则徐这样以治河为纽带，兼及淮河下游的农业及京畿农业，而将涉及统治者敏感问题或置治河首要任务于非主要地位的设想，的确为数颇少。林则徐“涸出洪泽湖”的主张表明他治河首先是为农业，其次才是为了使河道畅流。这种想法无论多么具有科学预见，以当时的思潮来品评，其难度是可以想见的。“于张科划南北岸，分造南北运船，隔岸转艘，漕既无悞，河亦可治”（致陈信）。“至千乘（即今之利



津河)，若由彼入海，须穿张秋运道，则漕艘以转般（当为“船”）为便”（致姚信）。

《清史稿·河渠志》载，咸丰“五年六月决兰阳铜瓦厢，夺溜由长恒东明至张秋穿运注大清河入海”（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第60~61页，图“山东”便十分清楚：大清河的人海口正在利津）。

前文曾言及在1830年林则徐的一首诗中便已流露出他治理黄河“探本源”的根治设想，1833年又流露出“久欲”上陈的想法，可以肯定林则徐关于改河北流的总设想早于1833年，大约拟成于1830年之前，比较可能的是在道光五年他“夺情赴南沙督修高堰溃口”之后，即1825年之后。但非常之论，当时一般百姓很难接受；黎民百姓、士大夫都知道，这大概是林公始终未能上奏的一个原因吧？！

还有一个是风水之说。这虽然是一些迷信的人造的舆论，但它却能打动最高统治者的心。道光皇帝很迷信，他很早就动工兴建自己的“万年宝地”；每当大江、大河安澜的信息报上之后，他都亲赐匾额在龙王庙、河神庙等处悬挂；他竟然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战火中，赐匾观世音菩萨，说是菩萨暗中保佑，灭了当时燃起的一场大火。改河北流要走大清河故道。大清河与大清国暗合，犯了地名。

其实，关于黄河的中、下游要走哪一条道好，远在明代，便在朝野吵嚷了许久，到了清代仍是议论较多的话题，主张改河北流者也不乏其人。早在顺治九年便有许作梅等提出复禹河故道，改河北流的主张。《清史稿》载：

“顺治九年，黄河决封邱大王庙，冲圯县城。

水由长恒趋东昌，坏平安隄北入海，大为漕渠梗。

发丁夫数万治之；旋筑旋决。给事中许作梅、却史杨世学、陈斐交章请勘九河故道，使河北流入海……”（《二十五史》第9284页）

离开江苏之后，林则徐来到长江中游就任湖广总督，于是他把治水的目标又转向长江的荆江段（长江从湖北的枝江到湖南的岳阳县城之陵矶的420千米这一段称“荆江”）和襄江。林则徐离任时向皇帝上



奏折，说他在湖广任上的工作重点是“边防武备，鹵务堤工事体，尤为繁要”。当时鸦片问题已突出，林则徐认为鸦片流毒再泛滥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他的著名论断便是在湖广任上与治水理论同时产生，他甚至更重视治水。堤工尤为繁要，足见治水在林则徐思想中的重要性。

在两湖，林则徐一反其治水兴利的宗旨而把重点放在除害上。他制定了章程，提出“修防兼备”、以防为主的方针。他用了在任全部时间的四分之一亲临襄江、荆江各堤工现场指挥，创造了潜水员潜入堤底暗伤处堵塞险工等法，取得了很大成效，同时提出根治襄江水患要保护上游植被的卓越主张。

在局部治水实践的同时，林则徐把视野扩大到全国范围，从理论上探讨全国性的治水方略。林则徐的治水方略保存在他进士之后开始著述直至晚年仍不断修改之《畿辅水利议》中，以及1833年和1850年逝世前分别寄给陈寿祺和姚椿的两封论述黄河改道北流的信件中。

林则徐认为唐宋以来“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是造成苏湖鱼米之乡逐年贫困、寅吃卯粮的根本原因。为此，第一，要提高江淮地区的农业产量；第二，“欲救江淮之困，必须改黄河于山东入海而以今之黄河与淮，涸出洪泽湖以为帝籍”；第三，必须首先在畿辅地区兴水利，推广种植水稻，“行之十年而苏、松、常镇、太仓、杭、嘉、湖八府之漕皆得取给于畿辅”之后再考虑。这里，黄河是关键。黄河牵动淮河、运河并影响长江，可谓一水牵动淮、运、江。这应当是林则徐印章上“管理江淮河汉”的真谛。因为当年黄河郑州以下的河道是从今苏北入海的。黄、运、淮交汇之处成为影响南粮北运的关键。黄河泥沙因黄河水强而倒灌运、淮，致使运河经常堵塞，惹得康熙6次“南巡阅河”。然而解救之法是在清江一带洪湖筑堤蓄清刷黄，结果洪湖水不断上升，湖堤逐渐加高（因此名为“高家堰”），阻运之事与日俱增，到了林则徐时已是“浚则不胜其浚，不浚而运道几断”，达到极点。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林则徐与当时其他一些人都主张使黄河改道北流



从山东的千乘入海。林则徐的这一主张可以收到一举三得的功效。

这本是个大问题，甚至要由几代人的历史发展才能看见结论。可喜的是在林则徐逝世5年之后的1855年，黄河果真改道北流从山东千乘入海直至今天。历史很快便证明了林则徐对自然力观察的正确性。林则徐设想黄河改道北流之后将在山东之张秋穿过运河，并对张秋黄运交汇后南北运河如何“隔岸转艘”做了设计。这些也都大体为历史所证实。只是因太平天国革命正在高潮，清政府早已无暇顾及治河了。

要在华北地区推广种植水稻，就需要对华北的主要水系——海河水系有个全面、系统、正确的认识。林则徐毕生从事水利理论研究的第2个重点便是海河的水系。林则徐认为“直隶八郡地势，西北高、东南下”，“神州雄踞上游，负崇山而襟沧海，来源之盛，势若建瓴，归壑之流，形如聚扇。而又有淀滦以大潴蓄，有潮汐以资其润泽，各派之播，流于全省”。林则徐的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现代科学对水系的分类有树枝状、格子状、扇形等，而对海河的结论是扇形水系。林则徐所处时代还没有高空摄影等手段，而他早就得出与现代科学相同的结论，殊堪赞叹！

针对海河流域的特殊地理环境，林则徐提出在高山地区建设节制性的蓄水工程；在平坦地区筑堤、筑坝束水引灌、分洪；在沿海地区则种植水稻。这些看法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综合治理海河流域的措施证明是正确的。

1840年以后，林则徐受到不公正的流放，但林公没有呼叫“何日金鸡放赦回”，也没有因年老体衰而以“雪拥兰关马不前”推却，而是策马西行，并很快地投入黄河堵溃与沿塔里木河做新疆十城之勘探，希望能治水屯田。起复之后关心关中水利。有卓越的理论还必须有关心忧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希望读者能在领略林公治水业绩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作者系福建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林则徐在江苏兴修水利示意图

狄宪德据谭其骧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制（1983.6）

